

我不说你知道吗？

Do You Know If I Do Not Tell?

老 谭



江苏文艺出版社

我不说你知道吗？

老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不说你知道吗/老谭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3.9

ISBN 7-5399-1966-3

I.我... II.老...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9557 号

书 名 我不说你知道吗

作 者 老 谭

责任编辑 关 尔

责任校对 杨 梅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2 万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966-3/I·1852

定 价 1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我不说你知道吗	3
可说可不说随便说说	103
最后的忧郁/李和	223
后记	229



我
不
说
你
知
道
吗

我不说你知道吗

据说，宇宙毁灭的方式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扑哧一声。这种声音的情形在我的想像中就跟掐死一只苍蝇所产生的声波差不多，如果这种比喻成立的话，说真的，这实在是有点令人沮丧的。虽然关于这个说法，听上去似乎危言耸听得不太像真的，但遗憾的是这却是众多杰出科学家们严肃认真而又小心翼翼地告诉这个世界的，说得富有历史感一些，是人类经过几千年对宇宙不懈的探索后才获得的重大发现，并非是我刻意模仿初出茅庐的骗子那样忘乎所以地捏造的事实。

这个说法后来却一直在我的内心深处悄然不断地纠



缠着。我不知道它究竟对我的心理在何种程度上产生了影响，但它却成了我精神上衡量自己行为和判断的一种标准。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我曾经碰上过一次对我的生命来说没有任何幽默可言的事件，一般来说那样重大的事件有足够力量来影响我精神上惯用标准的更改，但还是没有改变我内心对世界的感觉。那回我挤在一辆人头浮动的大巴士里，车子颤颤巍巍地爬行在忽高忽低的盘山公路上，同行的人们在闷热的车厢里昏昏沉沉，没有丝毫旅途浪漫的意味。而我在枯燥乏味中无可奈何地似睡非睡地望着前排的一个女人的背影，虚构着或许色情的一个个细节。就在这时，车内有人尖叫起来，等我睁大眼睛时，车子已像一架断了双翼的老飞机腾空而飞，无遮无拦地向山下降落。我记得就在那一刻，我甚至还有一种把玩的兴致，觉得这种降落的方式在一个旁观者的眼睛里应该是十分优美的，有点近似影像充满闪粒的六七十年代荷里荷的电影情节。在混乱与充斥着无助的鬼哭狼嚎的车厢内我显得平静，没有任何恐惧，甚至还有一种不可捉摸的轻松。虽然当时我也清楚地意识到死到临头了！只是后来其中一个极为凄厉的声音在喊：天呀！我还没有过男人呀！这不行！你不能让我死！不能让我死……尖利的声音毫不犹豫地划破了湛蓝的天空，仿佛有无穷的黑暗倾盆而下，这时我才刮骨似的感到了一种灭



顶般的忧伤,并且异常真切地感到车子毫无依托地在灿烂的阳光中无关痛痒地跌落着。后来我听到一声巨响,有一瞬间一片碧绿的草地掠过我的视线。

我苏醒过来时,四周犹如冬天清晨般的寂静,浑身的血液似乎都被吸干,没有任何的欲望,觉得自己是一个飘游的灵魂,伴随着一种来自某个深处的安详,后来我常常回忆这种让我事后无数次感动的安详。

浓重的血腥味飘来,我发现自己置身于刚才还生龙活虎此刻已成遍野横尸的同路人中间。当时不知道我该想点什么或者不想点什么,大脑里的运作系统像松弛的旧皮带原地踏步着。当感觉到自己大部分的躯体压在一位血肉模糊的女性尸体上时,一种寒入肌骨的空虚代替了先前的安详,像一望无际的黑夜不可阻挡地把我裹进其中,让人无法抗拒地毛骨悚然。

我活下来了。也许这足以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因为全车连司机一共五十名男女老少,只有我还有能力呼吸这弥漫着悬浮颗粒和各种有害杂质的空气,还能在入睡后梦呓或者像嚼食小动物骨骼般地磨牙。

成活率是百分之二。

大多数人在生命的灾难中活下来后,会受到挥之不去的死亡阴影对人生的干扰,我听闻过这方面的事例,有的变得玩世不恭,有的成了及时行乐之徒,也有的从此胆大



包天为所欲为，成大事或者进监狱不一而足。一个教心理学的同事告诉过我，有过濒死经验的人更接近生命的真谛，真正相信死亡是一个随手可触的事实，多活与少活是一回事。不像我们极大多数的人，口头承认生命是有尽头的，但心里总以为自己也许可以例外，或者自己离死亡还那么遥远，远得几乎永不到来，事实上这是自欺欺人的，不过这种自欺欺人使我们至少在今天享有了文明。文明是建立在不死的基础上的。然而，我想我算是例外，因为我自那次死里逃生以后，身心依旧健康如前，对生死这个问题似乎还是自欺欺人的。我也曾反复审视内心，对照那位教心理学同事的观点进行分析，如果说有什么异常的话，仅仅是我常常自以为精彩地把历险的经历当做动听的故事讲给人听，不过，这最多算是一种浅薄的炫耀，不应该会涉及到那位教心理学同事所说的心理变异问题。而他却说，要么是我现实精神过于强大，要么是我还没有真正获得濒死的经验。

显然，我只好无言以对。

很多年以后，那个“扑哧”声却开始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那种频繁程度几乎只有用着魔的说法才能说明。无论工作、散步、聚会，无论阴晴、寒暑、早晚，甚至与女人热火朝天地滚在一起，扑哧扑哧的声音就像一只老式的时钟枯燥地跳动着秒针，悠远但十分清晰。久而久之这

个声音仿佛融入了我的心跳，节奏完全一致，而我也常常把这个声音当做是我内心的背景音乐。

我也多次反省过，对宇宙毁灭的方式我怎么会如此情有独钟，可是每次都没有答案，只有更多的疑问，为什么是它呢？

这个声音最初的出现是在我极其意外地得了一种怪病之前。我的病症是私处突然红肿，而且红肿似乎正在不可遏制地悄悄蔓延着！因此，我杜撰了个名字去医院，挑了一位不是天天出场的主任医生求诊。在那位目光机敏的中年医生面前我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地讲述了病情，中年医生等我话音刚落便请我进了用布帘隔出来的隔间，要我脱光裤子，胸有成竹地在我的私处刮了些皮屑拿去化验。整个动作专业得近乎冷漠，无语，熟练，只有刮皮屑的沙沙声，让人感觉不到一丝人情味。

虽然在我脱下最后的内裤将红肿的私处一览无余地暴露在陌生人面前时我作了一些徒劳的忸怩，但在这个过程中除了面述病症时我有点惶恐以外，其余时间我内心基本是处于一种常态，就像少男少女们若无其事地嚼口香糖一样。只是过了一个多小时后，中年医生神色茫然地说，他们需要会诊！

我怔住了。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底线在哪里？我此刻明显地感觉到中年医生对我有一种另眼相看的重视，



但他却说，不要慌，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大约一个星期后你来取诊断的结果。病历暂时留在我这里，上面的电话可以联系到你吗？我在病历上填的是一个假号码，但我还是顺势点了点头。号码是跟地址连在一起的，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我的私处出了毛病，包括我的妻子。中年医生他找不到我，而我可以找到他。我喜欢掌握主动权，虽然目前尚未确知这病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下意识里还避重就轻地劝慰自己天是不会塌下来的，不就是皮肤病吗？最坏也就是一种不常见的疑难杂症而已，医生们会有办法的。然而令人狐疑的是“会诊”。

干吗要会诊呢？会诊，怎么会诊？会诊是什么样的情景呢？在离开医院后我一直有点放心不下。第二天我所掩藏的不安开始像冲击波一样失控似的放大。最可怕的是在我的感觉上，我会时不时在没有任何预兆下感觉到突如其来的剧疼，并且还感到私处似乎正在微微地腐烂着，似乎可以闻到其中散发出忽隐忽现的臭味，而这种臭味就跟沱久了的动物纤维气味相近。我多次在这样的状况下恐惧难耐地像个心神不定的小偷一样躲躲闪闪地溜进洗手间，冒着刺热的细汗褪下裤子做自我检查。看到红肿光滑的私处好像没有变得比上次看时更严重更不可想像时，我的心情似是而非地轻松下来了，但接踵而来的依然是莫名的恐惧。恐惧是在我患了怪病之后产生的，其实已经成了我近

期的日常心情或者是基本的心理环境了。我本来就是個多疑的人。

降臨于我头上的究竟會是什麼呢？那幾天我除了工作場合還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正常形像，儘管這種形象基本是維持在正襟危坐若有所思的水平上，但這至少不會引起旁人的猜測，我的日常基本姿勢與此相差不遠。問題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會被自己那隱秘的刨根問底的想法所蹂躪。我嘗試過咬牙切齒地控制自己擺脫那個如火苗上蹿的求證念頭，但是當我剛把大腦里的一切雜念排除一空，意沉丹田時，好像就在讀秒之間，一陣痒絲絲的腐爛着的感觉迅速从私處向四处扩散，如同一大片蚂蚁沿着神经末梢恣意爬行，私處上的紅腫也如飛渡的乌云在我的軀體上随心所欲地迅速周游着，似乎无处不在又没有明确方向的剧疼也随之而来。天搖地動，空氣在呼嘯！于是我那雙瘦骨嶙峋的手慌亂地在全身上下摸索。這確實是心懸一線的感觉，因为我总感到紅腫随时随地会蔓延到我身上任何部位，例如出现在腿上、背上、臀部或者出现在那个被中医称作百会穴的地方，就像一具到处冒水的尸体。

当最强烈的恐慌之潮退去后，我开始不断认真地检查自己的軀體，结果除了紅腫的私處之外一无所获，找不到任何其他值得怀疑的线索。我只好让一丝不挂的身体，在苍白的灯光下，充分展现在镜子里，用赌徒般不甘心的目



光,固执地盯着自己的影像。那种情景似乎找不到其他部位的红肿心里就不踏实一样。眼前那个身体的表层看上去潮黏黏的,外表的肌体光滑还可以感觉出来有点弹性,没有病变。这却使我更加焦虑丛生,仿佛时刻都会踏入一个漆黑一团的陷阱,或者像一枚过期的炸弹随时都会把人炸得血肉横飞。

这是不是可怕呢?

事实上,以后几天我多了一个严重的心病,这种心病的压力在离独立和私密性较强的厕所里的时候就特别强烈。厕所到处都有,但私密性强的就不一定随手可得了。我到每一个地方就会观察周围的地形,就像惯偷一样事先策划好退路,如果有符合要求的地方,我心里就较为坦然,要是没有理想之地,那种早已滚瓜烂熟的疼痛和腐烂的感觉立刻由远至近地逼迫而来,以致笼罩我整个身心,这时我就会放开所有的重大或者不重大的事情,尽量像举重运动员一样调动全身的能量来承受这种骇人的煎熬,拔腿就走,直到满头大汗找着一个可以让我随时躲起来的单独空间才有一定的安全感。这无疑让我身心疲惫不堪,所以我大部分的时间躲在工作室里。

我不愿意让旁人作为目击者发现我的异常举止,这样的心理来自于某种情节,我向来尽己所能掩盖曾经有过的不良行径,就像无人例外的童年尿床现象,在懂得那是一

种不光彩的行为后，我就杜绝了关于我可能尿过床的言论。平心而论我不是个敢做敢当的男人。所以，我担心的是在私人人性不强的厕所里，我不断地对私处的自我观察会招致人们的误解，而浑身乱摸的怪异动作也许就会像马戏表演一样吸引许多观众，他们在观看时绝对不会认为我是在制造格调不高的小幽默，也不会认为我在练什么深奥的功夫。没有任何假设的理由可以来引导人们走向错误，但对我来说却是光彩的方向，这我清楚。正因为如此，私处的红肿搞得我整天就像站在嗜血成性的暴君面前一样诚惶诚恐，或者完全就是一只过街老鼠。

其实，当不受私处红肿所带来的种种惶惑感觉碾磨时，我像吃苦不记苦的患者一样，忍不住又要全神贯注地在感觉上寻找疼痛与吱吱腐烂的迹象，并不厌其烦地极力恢复正确的印象。但愈是如此，那种感觉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彻底康复了一样，这却不会给我带来什么欣喜，反而让我沮丧，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虽然我这种感觉上的检测多少为了评估一下我的疾病是否已趋向更加恶劣的境地，但我猜想我的病症正可疑地在不可名状地演变，一种比会诊带给我更强烈的忧虑盘旋在我的心里。因为私处的红肿依然存在。我已经进入这样的状态，疼痛与腐烂的感觉来临时感到恐惧，缺席时却也觉得恐慌，我似乎是在自己把自己撕裂着。这无疑有点血淋淋的。而在自我感



觉稍微平静下来的间隙时候,我几乎是神清智爽地设想着各种方式来治疗自己,构思得最完整最痛快的是把私处切割下来在沸水中进行浸泡,让那些在常态下看不见的丑恶的病原体就地蒸发,然后健康地安装回去。当想像着白色明净的手术间,医生安详的呼吸和各种器械碰撞的清脆响声的时候,我就有说不出的重获新生的快感。我反复想像医生对我说:行了,手术非常成功。而且用不同的语调、不同的方言尾音、不同的嗓音、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加以细致地体会。

然后这些想像也只是一时之快,我明白这不符合医学原理,器官是有生命的,经受不起这种在屠宰场里才通用的方法。使我在精神劳顿中可以小睡片刻的是侥幸心理:我不会有灭顶之灾的,不就是一种常见病吗?最多比常见病复杂了点而已。医生都是保守的,喜欢大惊小怪。不去想它、不去想它、不去想它……

差不多过了七天,我还是决定去医院取会诊的结果。初诊结束后我原本不想再来这家医院,也不想再见到那位中年医生,我对这家医院和这里的医生心存抵触情绪。但是私处的红肿时时在阴险地提醒着我,不治疗,正在繁殖的病原体是不会自动退兵的,不去医院治总不能去天堂治

吧。

医院里弥漫着来苏儿的气味，我一闻到就感到体内似乎立刻在被杀菌消毒，于是就像进入了空气清新的苍翠森林一样，我贪婪地大口大口吸着略带苦涩的来苏儿气味，穿行在熙攘的萎靡不振的求诊者之间。

我找到了那位中年医生，他把我带入了一间洁净的单独诊室，神态庄重谨慎，声调低沉稳当。

“我们的谈话可能会涉及到你的私生活，因为我的职责需要，不能忽略这方面的情况，所以我问什么你必须如实告诉我，这有助于你的治疗。可以吗？”

他已经说了必须回答，我还有选择吗！我顿时感到上次脱裤子时的感觉重新浮现，这一次我还必须脱下精神上的裤子，任其搜查。医生的残暴是让人心甘情愿地配合他咀嚼自己的尊严。我既已进了他的掌心，只能任其宰割。

我的手心又隐隐地开始冒汗了。

“你在病症出现前有过不洁的性行为吗？”

他倒是够单刀直入的，直逼要害。我也担心他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如果我不说明动机，那回发生在深圳的性行为就简化成一次彻头彻尾的嫖娼事件了，要是解释说我是为了实践采阴方法，他作为一名西医专家很可能把我说的当成荒唐之谈。据我粗略的西医常识，男女间的性关系就像任何动物除了繁殖后代以外，纯